

# 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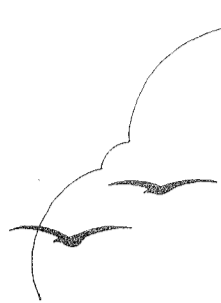
## 脚

魚木 /

早晨，暖陽的陽光，隔著樹葉細碎地撒落在窗台和窗欄的角落處，一群蝴蝶正前簇後擁地拾著一節墜虎的殘骸，行走在玻璃窗閉合的「康莊大道」上，長長的隊伍，越過窗軌，走向窗外草叢裡的家園。

傍晚，西斜的落日滑過樹梢，跌落在後山樹叢裡，一條黑色的長線，中間繫著飛蟲的翅膀，往牆角處緩緩移動！那裡是另一隻蝴蝶的歇腳處。

墨綠色的窗簾布上，一隻壁虎嚼著牠同良久辛苦獲得的獵物，左顧右盼想尋個好地方



去享受晚餐。

燕子呢呢喃喃地在天花板上爭著，看誰先進入那門口僅有小手般大小的窠巢。

牠們都有家，雖然可能只是個暫時的歇腳處——草叢中、牆角下、天花板上……，隨處都可以尋到牠們的蹤跡，但當鋤頭一來，掃把一到，或是風雨一過，就得在哀悼同類狼藉死傷的屍體上馬不停蹄地遷徙，另築新巢，沒有人知道下一站牠們會在那裡停歇。

在關渡的河堤上，我曾看到一群愛鳥的人帶著望遠鏡尋找著牠們熟悉的羽翼。

「那是隻候鳥，台灣並沒有生長，最特別的是牠細而尖長的嘴，略微彎曲的嘴巴。」一個熱情的賞鳥者，將牠的望遠鏡借給我分享，熱心地述說候鳥的故事。

「牠每年都會回來一次，我已經觀察牠二年了！」看著那隻候鳥在白濛濛的天際翱翔，那畫面真的好美！

「牠每年都會飛回來嗎？」我問。

「嗯！除非死了，牠都會帶著記憶回到這中途站的歇腳處，然後再往南飛去……」

如候鳥一般，游牧民族也隨著季節的迭換，攜著妻女、帳篷，趕著牛羊，翻山越嶺尋覓水草繁榮。在蒙古高原、青康藏高原上……，世世代代踏著相同的足跡，在崢嶸崎嶇間找尋歇腳的地方。

在西方，吉普賽人是有名的流浪民族，他們四處為家，融合了歐亞各民族的文化，形成了他們音樂裡特有的風情及色彩。在歌聲與舞蹈中，吉普賽人抒發了充塞在他們漂泊的心靈深處那股奔流的苦楚！在每一個他們曾經歇腳的地方。而平地的中國子民，幾千年來，「落葉歸根」成了他們維繫情感的重要信念，以儒家思想為主而形成的家族觀，使他們不論在遼闊的北國或煙雨的江南，甚至是在為江海大洋所分隔的世界各角落歇息，最終的期盼還是回到幼時出生的家園。儘管屍骨早已成灰，門柱上「山水永千秋，書詩傳百世」的字跡也因失漆掉而斑駁模糊，但中國人在「子孫孫永寶用」的傳統精神裡找到了最後的落腳。

在每個因緣法的組合裡，去體驗那「只求盡力、不求回饋」的隨緣無執和超越的自在。

所謂「一鉢千家飯，孤僧萬里遊」，做為一個出家行者，他的生活是托鉢化緣的生活，處處無家，也處處是家，隨處皆可歇腳，隨處也是起程。托鉢的智者法種播撒在每個眾生心田，在眾生離苦得樂的法喜中，行者建立起他們清涼的心靈國土！

如果說短暫的歇腳是詮釋生命的無常與危脆，那麼，它更說明了空性的永恒，生命真正的意義與光輝就建立在落腳時全然的關懷與付出，那是唯有空性才能具有的感應，若能如此，則何處不可歇腳，何處不可重新出發？

您，聰明的朋友，要選擇那裡做為生命的歇腳？

「嘿！除非死了，牠都會帶著記憶回到這中途站的歇腳處，然後再往南飛去……」

如候鳥一般，游牧民族也隨著季節的迭換，攜著妻女、帳篷，趕著牛羊，翻山越嶺尋覓水草繁榮。在蒙古高原、青康藏高原上……，世世代代踏著相同的足跡，在崢嶸崎嶇間找尋歇腳的地方。

在西方，吉普賽人是有名的流浪民族，他們四處為家，融合了歐亞各民族的文化，形成了他們音樂裡特有的風情及色彩。在歌聲與舞蹈中，吉普賽人抒發了充塞在他們漂泊的心靈深處那股奔流的苦楚！在每一個他們曾經歇腳的地方。而平地的中國子民，幾千年來，「落葉歸根」成了他們維繫情感的重要信念，以儒家思想為主而形成的家族觀，使他們不論在遼闊的北國或煙雨的江南，甚至是在為江海大洋所分隔的世界各角落歇息，最終的期盼還是回到幼時出生的家園。儘管屍骨早已成灰，門柱上「山水永千秋，書詩傳百世」的字跡也因失漆掉而斑駁模糊，但中國人在「子孫孫永寶用」的傳統精神裡找到了最後的落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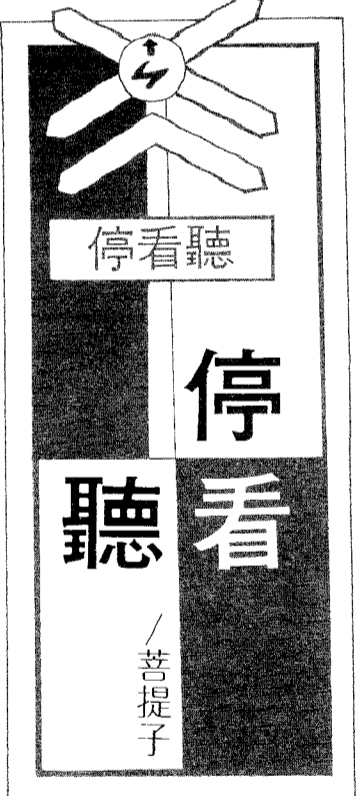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上，有人為居無定所而苦惱；也有人歌頌流浪，嚮往候鳥的自由飛翔，但是，生命的苦樂與哀喜，難道只是身軀的漂泊或安住嗎？廣度千萬間、茅屋三兩椽與動物隨處可鑽的巢穴，或寄望了孫子孫鄉土的……，這些在瞬息萬變的因緣裡，我們要如何來敲確實且永恒的掌握呢？

李白「春夜宴桃李園序」裡曾說：「夫天地者，萬物之逆旅；光陰者，百代之過客。」短短二句話點出了：長則七、八十年，短者二、三十年的人生，若和永恒的時間相較，只不過如偶然的過客，匆匆來去，至於天地則只是暫借給我們歇腳的旅舍而已。

了了了這層生命中最難透徹的「真理」，那麼在每一個付出的當下，要計較的已不再是「我擁有什麼？」「我得到了多少報酬？」的問題，而是如何

在馬路和鐵路的平交道口，「停、看、聽」三個大字向著來往的行人及車輛，醒目的地佇立一旁。它提醒馬路上的過往者：行動之前，暫停下來，不要心急，先聽清楚、看清楚，你將能避免遺憾發生。

過平交道如此，日常其他



金湯，於是兩軍堅持不下。晉國就在平陰附近插滿了旌旗，每輛兵車上只坐一個人，顯得車多人多，又派人持旗在途中前進，旗後用車輛拖些樹枝，弄得滿天塵土飛揚，好似萬馬奔騰，有大軍壓境之勢，當膽小的齊靈公登城一看，以為敵軍眾多，一時心慌，決定利用夜間秘密撤退。

第二天，晉國的大夫師曠報告晉侯說：「鳥雀叫得非常快樂（因為無人相擾的緣故），齊國軍隊一定撤走了！」

刑伯也告訴晉侯說：「有失群的馬嘶叫聲（由此可知馬群已去），齊國的軍隊想必撤走了！」

叔向更告訴晉侯：「城上有鳥雀（城上若有無人，鳥雀不會停落），齊國的軍隊已經撤走了！」

於是晉侯派人去偵察，果然發現平陰已變成了空城，那有齊軍的蹤跡？立刻揮軍入城，並且乘勢進擊齊軍，終於大獲全勝。

師曠聽到鳥雀快樂的叫聲

# 應適

遠處傳來幾聲犬吠，我伸個腰，把眼光移向窗外，白天的村落已掩蔽在一片黑暗中，只有稀疏疏疏的螢火燈光忽隱忽現，彷彿幾顆星星在黑色的天幕下閃爍著……我繼續埋首在千篇一律的文書工作中。

「噯！噯！……」鐘響打破了夜的寂靜。「噯！已經是熄燈的時刻了。」收拾好桌上的東西，我習慣地離開座位伸手關燈，「噢，今夜同修都到那裡去了！」「咔嚓！」全室的物品如魔術般瞬息全部退隱，眼前什麼都不見了，昏黑一片，「黑暗」吞噬了一切，我猶如童話裡的小孩，驚慌失措地來到陌生的國土（鯨魚的內腹）！莽撞、急躁、驚懼、駭然……，我想我應該趕快離開這片黑暗，儘管睜大雙眼，却頻頻被突然伸出來的桌椅、椅背、牆壁……給碰得疼痛不已。

「這是怎麼回事？這裡不是我頂熟悉的地方嗎？」停下跨出的脚步，我不禁沈思起來：「原來我從來不曾真正認識這裡的一景一物，不過是藉著燈光，自己錯覺以

為已摸熟了、掌握了一切的事物，等到光源消失時，我竟無所憑藉地面對他們，才暴露了我的陌生、隔閡與無知。」

於是我不再急躁，摸了一把椅子緩緩地坐下來。我靜聽著自己呼吸的氣息，心裡默默稱念「南無阿彌陀佛……」，突然，如禁忌被解除了似的，奇蹟出現了，一張張的桌子、椅子、檯燈、書櫃，在黑暗中再度「浮現」，連躲在屋角的門鈕，也在那兒眨眼睛！原來我的視覺已然「適應」環境條件，能夠不為所限了！

今夜讓我體悟到：體能對環境的適應尚且要付出時間和耐心，更何況是個體與個體間的接觸交往！從思想、從行為、從語言，如果我們不能夠為自己的調整、他人的適應留下一點心靈的時空，只是一味輕舉妄動地行事，或以自我為中心的要求別人、指責對方，那麼我們的人際關係必然也會陷入「黑暗」中，那時盲目的摸索，不但無助於事，困擾反益加增，不但碰損了別人，更傷害了自己！

事物的處理也如此。當一個技工修理機器時，也是先把握機器開關，打開機身檢查一番，是零件出問題？還是電線沒接好？確定問題所在，再動手修理。修理後，還要不斷試機、聽聽，才知道機器是否已經恢復正常運作？

同樣的，醫生診斷病人，首

這不但是頂粗心的照顧方式，並且無法構成對兒童行為有效的指導。

而在人與人交往的過程中，「停、看、聽」更是幫助自己了解事物真相與達到雙方溝通的最佳妙方。

有太多時候，「先入為主」，「自以為是」的布幔，

法從情緒的網罟中跳脫出來，超然冷靜的面對自我。反之，若能隨時奉行「停、看、聽」這三個準則，我們將能有有效的掌握事物的來龍去脈，獲得成功的人生。

春秋末年，晉國會同諸侯去攻打齊國，齊國的軍隊在平陰城抵禦，但平陰城固若

由此，生活中不論對自己、對人或者對事，在做任何決定，採取行動的當下，何妨先按耐下自己將發的情緒，看看我的位置在那裡，聽聽別人怎麼說，問問自己怎麼想，了解客觀的情勢如何演變，走一段路，停一下，看清楚周遭環境的景色，聽一聽鳥叫蟲鳴的聲音再出發！